

穿帮

刘礼宾

投身于模仿，等于在特意放空自己。疲惫于对灵感的追寻，观念的探求后，只执着于对一件事物的翻制，如同在做一個平整思绪的“深呼吸”。它只涉及对已知故事结局的再现，不需要了解其中的波澜，径直面对结局。自觉地更多关注它带来的视觉经验，感受一件艺术作品的纯粹性。

投身于模仿，等于在不断磨砺自己。雕琢作品的同时也在雕琢自己，类似一个独享的“练功房”。模仿是对观念探索的搁置，并不意味着整体行为的无意义。沉迷在对“像”的无限接近之中，模仿者自身不断地被完善、被细致，是成长，甚至蜕变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永远是开放的，没有结局，这是一个内化的过程。

穿帮也是难以避免的。虽然经过雕琢，使作品更加接近原物，但仍然是“假”的。如果说模仿的第一特性是似或像，那它的第二特性一定是不真实性。所以当把实物与模仿品摆在一起时，观众会多了几分“揭秘”的乐趣。因为不可避免，胡庆雁（1982年生于中国潍坊，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北京）却可以以更加放松的心态投入到模仿的过程中去，不再想方设法做各种隐藏，更多地关心模仿本身所带来的一些思考。

《一堆泥巴的故事，1—40》（2010—2011）是艺术家仍在创作的一件雕塑行为的摄影作品，此次展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一组作品，共四十幅（每幅20 x 30 cm）。它带给我们的第一视觉印象就是“双重性”。将一堆泥巴依次塑造成石头、佛像、球体和树桩等毫无关联的事物。每一张照片都是由两件一模一样的事物组成，当然其中一件是泥塑“翻制品”。它们有的大小相同，有的被放大（基于泥巴的体积），这样一大一小的组合，穿帮一目了然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低级的穿帮，因为向我们展示的不是模仿的绝对一致，而是这个模仿本身的过程，胡庆雁在告诉我们他在模仿，他说，“做写实雕塑是为了自己过手瘾，这是首要的。”

以模仿作为一种“瘾”，是出于不可摆脱的“写实”情结。整个20世纪的中国美术教学体系，基本上建立在“写实”二字之上，胡庆雁所接受的教育也自然在这个体系之内。与写实相伴随的是“像与不像”的问题。“像与不像”在《一堆泥巴的故事，1—40》里虽然没有被放在首位，但它仍然被提及。“做得像”是一个宿命，因为它在中国一直是评定一个学画者功力是否“过硬”的标准，模仿就要做得像。

“两捆竹竿”（《一捆竹竿， No. 1》和《一捆竹竿， No. 2》， 2011）上演了一幕精彩的“障眼法”。一根根纹理光滑、节节硬朗的竹竿，在展厅里成捆地堆放着。不太细心的观众，可能就会匆匆路过。认为“这只是一捆普通的竹竿”，但经过仔细的观察后会发现，它多了几分内敛和沧桑。其实，这原本是金丝楠木的旧房梁，在经过胡庆雁的雕凿之后，变成了“竹竿”。但有时即使你目不转睛地观看，也未必能看得破，也许只有微小细节才使眼前的假象穿帮。

“两捆竹竿”是用木头来表现其它材质的事物，没有了实物与作品的相比较，于是更加侧重于“假”。此时连同艺术家自己也在直面这个“假”。这里想要展示的不是模仿的过程，而是结果。那像与不像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在这种只关注模仿的“瘾”的背后是否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可挖掘的意义呢？胡庆雁的《一堆泥巴的故事， 1— 40》和《模仿的故事》（ 2009— 2010）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似一部连环画，其中所表达的语言除模仿外，还有“重构”、“打破”。“打破”在《一堆泥巴的故事， 1— 40》中更为凸显。打破已做好的雕塑作品，在它的材料之上再建立起一个新的雕塑，或是直接将它解构、破坏，打破了雕塑的永恒性。正如胡庆雁所说，他要表现的是雕塑的流动性，因为时间的流逝、事物的变迁才是事实，才是真实的世界。往往打破一件作品时，就是对一件新作品的构建的开始，如此周而复始。这样就冲淡了人们对于艺术作品观念解读的欲望，而回归到作品本身。这对沉迷于观念艺术的我们是一次惊醒，使我们惯性的思维模式在这件作品前露了怯，穿了帮。

作品《一朵云彩》（ 2011）中，胡庆雁用材质坚硬的石头来表现轻柔的白云，和他的汉白玉作品《一口气》（ 2011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《一朵云彩》源自他的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朵云，醒后他决定将这个梦以雕塑的方式呈现出来，期待这朵云能够飘回天上。他先用水测出自己身体的体积，并把水转化成等体积的雕塑泥，将泥塑成那梦中的云，最后制成石头材质。《一口气》也是源自对他“一口气”的模仿，他深吸一口气将其全部吹入一只塑料袋，然后以这只塑料袋为模型打制成汉白玉材质。他用坚硬的石头，去塑造轻柔的一口气和一片云，同时那一口气和一片云也在无形中将汉白玉“软化”，双方在相互作用。胡庆雁似乎在挑战，挑战雕塑材料的包容性和表现力，将性质截然不同甚至属性对立的材料相互交融。其次，他将自身融入雕塑。一朵云是身体体积的承载，一只塑料袋是一口气的气量的承载，用雕塑表现自身的体量，全身心地与雕塑交融。他并不止步于单纯的随机模仿，他开始进行有选择性的模仿，希望通过模仿来展现何为雕塑，以扩大雕塑的可能性。这时模仿的作品已不再是一个只关心结果的点，它在延伸，他的作品增强了雕塑的感知力，使穿帮也加深了一层解读。

选择模仿，同时承担了穿帮的风险，但穿帮不是露怯，尤其是故意时。